

<<冰封的退路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冰封的退路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9068196

10位ISBN编号：7229068193

出版时间：2013-10-1

出版时间：重庆出版社

作者：(丹麦)斯文·哈塞尔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冰封的退路>>

### 内容概要

气温在持续而急剧地下降着，到处都是冻僵的人、畜和野兽的尸体。仿佛整个大自然都冻结了起来，一切景物都被定格在一种僵冷如幻的状态中，悲凄而无助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。

苏德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，陷入疯狂的德军在最后时刻烧杀抢掠，无论男女老幼都变成了他们摧残的对象——这里的德国士兵已经不再关心谁输谁赢，他们只考虑自己能否在莫斯科带些财物全身而退。但结局早已注定，他们的尸体和鲜血最终会被莫斯科的冰雪永久尘封。

---

#### 推荐一：军事小说题材巅峰之作

40年誉冠全球，5200万册铁血销量；揭秘充满原始兽性的杀戮内幕、直面生存底限的人性罪恶！解救被战火灼伤的灵魂，解答命令与人性间的困惑！首度披露德国纳粹军队鲜为人知的作战细节，全景再现“二战”最前线士兵的惨烈命运！

#### 推荐二：铁血作家“二战”传奇亲历

1936年在丹麦国家军队里服役。退役后，面临失业，随后便加入德国军队，“二战”期间，除了北非战场以外，他几乎在所有战场前线血战过。先后负伤八次，辗转于苏、美、英、丹监狱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残酷和军营的黑暗，也就是在那时他开始了这一系列“二战史诗”的创作；在欧美文坛，他与荷马、海明威、哈谢克齐名。

#### 推荐三：翻译流畅，阅读如身临其境

译者往往是优质外版小说的克星，本书翻译流畅，故事朗朗上口，可谓是七部畅销作品中最刺激、最经典、最好读的一本，字里行间能够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二战时期，战争的残酷以及作者反战的初衷。

## <<冰封的退路>>

### 作者简介

斯文·哈塞尔 (Sven Hassel)

1917年生于丹麦，14岁加入国家商船队。

1936年在丹麦国家军队里服役。

退役后，面临失业，随后便加入德国军队，“二战”期间，除了北非战场以外，他几乎在所有战场前线血战过。

先后负伤八次，辗转于苏、美、英、丹监狱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残酷和军营的黑暗，也就是在那时，他开始了这一系列“二战史诗”的创作。

## <<冰封的退路>>

### 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女兵中士
- 第二章尼拜斯邦先生的苦难历程
- 第三章反坦克之战
- 第四章波尔塔借予神父的一臂之力
- 第五章木质火车车厢
- 第六章肉食品储备站
- 第七章兵临莫斯科
- 第八章蒙古少尉
- 第九章将军的战略转移
- 第十章女游击队员

试读部分：

第一章 女兵中士

“你怎么扭扭捏捏的？”

中尉问道。

“我不能！”

我不行！

”女兵说。

“你是说你不想！”

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告诉我，”中尉柔声祈求着，“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行？”

”中尉摩挲着少女的秀发，少女的军帽便滑落到地上。

“你不懂吗？”

女孩子说不舒服的时候根本不能做这种事情。

”

“简直是胡说！”

就算你真正受伤了，你也能做。

我有一次就是双腿打着石膏做的！”

”

“你什么时候双腿打过石膏？”

”

“就是芬兰人袭击我们的时候，我当时在拉普兰德服役。”

”

“你去过拉普兰德？”

我怎么不知道你驻守过列宁格勒？”

住手！

奥列格！

我告诉过你我不行！”

”

“你是说你不愿意，你不想！”

你要知道，我可是有红旗勋章的。”

## <<冰封的退路>>

”

“你以为女孩子会为了红旗勋章跟人睡觉？再说了，谁知道你是在哪儿搞到那个勋章的。”

“在苏奥穆斯萨尔米。”

“哪儿？”

东边吗？那里可是战争不断的。”

“不是，是在芬兰。”

我们在那里摧毁了芬兰的法西斯和帝国主义者。”

“你是说那次坦克大战吗？”

“对，他们摧毁了我们一个师。”

后来我们总司令派遣了整整一个军，从侧翼长驱直入……我们后来得到了六枚勋章。”

“你得到了其中一个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将手滑进女兵棕黄色的军裙内。

她夹紧了双腿。

两人在又高又密的玉米地里翻滚着。

“你不可以……”她低语着，声音有些干哑，“我说了不可以，我和你一样是军人。你那些下流的歪念头还是收一收，等到我们打垮了占领地上的敌军再说。”

“哦，我懂，你说的我都懂。”

中尉粗声低语着，声音同样有些干哑，“天啊，你知道我有多懂你吗？”

每个白天，每个黑夜，我懂你；每时、每刻，我懂你；清晨、黄昏，尤其是黄昏，当我一个人坐在破旧的坦克里时，我懂你。

我要你！

我要干你！”

“你又说脏话。”

她轻声说。

她拉了拉军裙上的皱褶，挪了挪腰带，把手枪调整到最佳位置。

“我是一名战士，”她重复着，“我和你一样，是一名坦克兵。”

“没错，你是一名战士，一名战车里的电报员而已，叶琳娜·拉蒂米奥娜。”

他按住她的脖颈，将她面朝上推倒在金黄色的玉米地上。

她努力地踢他，竭力反抗着。

她的军裙向上滑移，露出了紧裹着卡其色长筒袜的秀美大腿。

## <<冰封的退路>>

“嗨！

住手！

”她厉声叫嚷着，“我要把你的行为报告给上级！

”

“你以为我会怕那些蠢猪？

如果我们不能击败纳粹，不能阻止他们进入莫斯科，到时候，那些长官大人们一个都不例外，都会吓得瑟瑟发抖。

他们不怕都不行，因为我们根本就对付不了法西斯。

”

“你在胡说什么？

你疯了吗，奥列格·格瑞高耶维斯奇？

你认为我们打不赢这场仗？

你怎么敢这样想！

我要是把你说的话报告到上面，你就死定了！

”

“叶琳娜·拉蒂米奥娜，你就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吗？

其实你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！

希特勒的追杀大军从六月起就一路追杀我们，把我们都追成落汤鸡了。

成千上万的士兵一批又一批地倒下去，这才仅仅几个月而已。

我们还有不计其数的战士被关在德国，围困在带着倒钩的铁丝网里。

我们自以为的那些最为坚不可摧的堡垒，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就倒塌了。

我们完蛋了！

希特勒和他的手下大将们一定会在圣诞节前攻破克里姆林宫的。

可是，我们的巴格阿姆亚将军呢？

他的无敌的警卫师又在哪儿呢？

他们都被打垮了。

叶琳娜，我们现在是站在他们的失地上面！

开战三个月了，希特勒的装甲师距离莫斯科差不多只有两百英里了。

如果天气一直像现在这样好的话，法西斯的坦克大军不到一个星期就会开进克里姆林宫的。

你那天没听敌方的电台吗？

‘坦克大军！

勇往直前吧！

永不停转的滚滚车轮啊，开进莫斯科吧！

在莫斯科坚硬的磐石大街上擦出火花吧！

’你听见了吗，叶琳娜？

这帮德国鬼子简直就是战无不胜的恶魔，他们无处不在。

你也看见过，他们那些黄铜大坦克不论遇到什么障碍都是如履平地。

炸掉他们一个坦克，我们要损失上百个坦克，他们简直是一顶百，以一顶千！

我们的坦克旅被销毁，再重组；被销毁，再重组，都反复五次了。

你觉得我们还有希望吗？

今天早上我听人说，莫斯科的人早就准备好撤离克里姆林宫了。

你也知道上面的命令：谁要是撤退，谁就是叛徒！

谁就会被枪毙！

如果我们投降，就会被满门抄斩！

”

“我是死都不会投降的！

”叶琳娜厉声低语道。

<<冰封的退路>>

“先别说得那么肯定。  
死不低头，你就不知道‘死’到底有多可怕。  
一旦死到临头，就算是最勇敢的人都有可能转而求生，只要他们眼前有一线希望。  
可是，我们的一线希望在哪儿呢？  
我们还没有跟希特勒的党卫军正面交锋过呢，我听说，他们比我们保安总局的人坏上千倍还不止。”

“不可能吧？  
！”  
“叶琳娜惊得倒吸一口凉气，“会有人比贝利亚还坏？”

“你会知道的。  
等你真正碰到那些帽子上带着骷髅头标志的人，你就会明白的。  
他们杀人如麻，杀人是他们的嗜好。  
听说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喝一品脱鲜血，我们苏维埃人的鲜血。  
这些你都知道吗，叶琳娜·拉蒂米奥娜？”

“还有人说他们吃小孩子。  
”她嘟哝着，面色有些苍白。  
隔了一会儿，又说，“光是在柏林一个地方，就失踪了好几十万的婴儿，犹太婴儿。”

“不可能，肯定不会是犹太婴儿，党卫军的人是绝对不会吃犹太婴儿的！”  
”他语气略带愤慨地抗议。

“你觉得，这场卫国大战，我们肯定会输吗？”

“我们已经输了，叶琳娜·拉蒂米奥娜。  
希望上帝保佑我们，帮助我们。”

“你相信上帝，奥列格？  
你可是是一名军官，一名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军官。”

“没错，我信上帝。  
自从明斯克大战之后我就开始信仰上帝了。  
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  
我爱你，叶琳娜·拉蒂米奥娜。  
在你加入我们军团的那一天，在你被分配到我们分队的那一刻，我就对你一见钟情。  
不要再拒绝我了，叶琳娜。  
我们在打仗……谁知道我们能不能活到天黑。”

“住手！  
我不行！  
我不想！  
我已经订婚了！”

“你跟谁订婚啊？”

## <<冰封的退路>>

”他嘲弄着，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上尉阿娜·斯雅碧娜那些事儿！  
整个军旅都知道！”

他们说你们早晚会‘身陷’T-34大坦克的。

”奥列格说完，仰头哈哈大笑。

“你是上尉阿娜·斯雅碧娜的小情人，哈哈。

谁都知道那个胖大嫂最喜欢搞女孩子，搞腻了就一脚踢开。

不过，她在这儿不会逍遥太久的，波尔塔·波夫上士不喜欢她。

”

“那他也动不了阿娜一根毫毛，阿娜跟上层高官们有关系。

”

“看来你是爱上她了。

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

难道我喜欢谁也要征得上级的同意吗？

”

“女人和女人到底怎么做这种事啊？

”

“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变态？

”

“不是变态，只是女同性恋而已。

你们简直让我作呕，叶琳娜·拉蒂米奥娜。

”

“那好啊，那就放我走吧，格瑞高耶维斯奇中尉！

看来在苏奥穆斯萨尔米颁发红旗勋章的时候，应该同时发给你一些修养和礼貌。

”

“你竟然敢诋毁红旗勋章！

”

“想告就告我好了。

我敢作敢当！

我要是被执行死刑，那我肯定会把你也一起拉上的。

”

“噢，我知道你不会有事的。

到时候，只要你爬上阿娜的床，就万事大吉了。

谁不知道阿娜是处理所有报告的负责人。

”

“你简直是畜生！

我咒你不得好死！

”

“对不起，叶琳娜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只是快被你给弄疯了。

我想要你，无论如何我也要得到你！

”

“不要！

我告诉你了，我不想！

我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，尤其是这种关系！

”

他突然把她压在身下。

玉米地的高密枝秆随风摇动，被折断在他们身下的枝秆咔嚓作响。



## <<冰封的退路>>

“我现在就要得到你，就算是以我的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！  
德军日落之前就会杀过来，我们的生命可能就此结束了。  
上面的命令是‘挺起胸膛去受死’……”他猛地撕开她的衬衫，“完事之后，你就去向阿娜那个老妖精报告吧，告诉她，跟男人做爱可比跟女人胡搞要爽得多得多！”

“快看这两个欠干的东西！”  
蒂尼亢奋地低语着，“太刺激了，就算是下半身残废的阉割过的黑鬼也会被他们搞硬的。  
看那个苏军叛徒，看他上下乱摸那样子……他自己都不相信会打赢这场仗。  
真没骨气，就算是要被枪决了，也应该仰头挺胸地去死！  
没骨气、欠人戳的蠢货！”

“我看马上要挨戳的是这个婊子。”  
波尔塔欢愉地窃笑着说，“如果他们知道是谁藏在这儿拿他们取乐，肯定要大呼‘战争真可怕’，‘恐怖的事真是层出不穷啊’。”

“哇，这家伙终于摸到那片丛林了。”  
斯蒂格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，悄声说着，语气中带着难以压抑的狂喜。

“别胡闹了！”  
你们这帮下流东西。  
队长低声地严厉说。  
他把步枪往前挪了挪。  
那是一把新型的轻型自动步枪，前面带着近距离拼杀的刺刀。

布罗姆猥亵地窃笑着，一边拧开了手榴弹的顶盖。  
他轻声说：“这家伙最好快点儿。  
在我们进攻之前最后爽一次。”

叶琳娜挣扎着从奥列格中尉身体下面脱离了出来。  
她衣衫不整，胸部已经完全暴露在中尉面前。  
她喘着粗气，一抬手，扇了中尉一记响亮的耳光。  
但是，她的愤怒却让中尉更加兴奋，他又扑了过来。  
这一次，女兵对着他的裆部踢了一脚。

“这女的如果在军事学院上过柔道课，”波尔塔评论着，“现在就能一脚把这没用的东西直接踢给我们了。”

“没错，也省得他当众出丑了。”  
蒂尼嬉笑着说，“想想看，赤裸着下身的苏联军官一瞧见我们，他那根雄壮高耸的东西就会节节萎缩，然后射出一滴麻雀的眼泪，哈哈……”  
微风拂过玉米地，高密的枝秆荡漾飘摇。  
那两名苏联士兵似乎是半真半假地推搡拉扯着。  
叶琳娜的裙子已经被扯掉了，她白色的带着蕾丝边的内裤和她脚上沉重的军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 
两人喘着粗气滚落到一片浓密的草地里。  
一只白色的大鸟蓦地展翅惊飞，继而停落在不远的一枝树杈上。

## <<冰封的退路>>

这时，蒂尼亢奋地低声汇报了一句：“哦！  
那女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被扯掉喽！”

此话一出，除了队长和外籍兵以外，我们都乐不可支，忍俊不禁。  
波尔塔更是禁不住打了一个响亮的手哨。

“什么声音？”  
叶琳娜仿佛听到了什么，她神情紧张地问。

“那是一只芦苇莺在呼唤同伴求交配呢。”  
奥列格安慰她。

“那是一个红军在哭喊着进攻热带雨林呢，你个下三烂！”  
蒂尼说完，把脸埋在地上，笑得发颤。

“是该进攻密林的时候了，我看差不多了！”  
波尔塔一脸淫笑，一边用短刀挠了挠自己的裆部。

“放开我！”  
叶琳娜歇斯底里地尖叫着，“你太过分了！”

“不过分，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满足我。”  
奥列格戏言嬉笑着。

“我不想！”  
你没听见吗？  
我再说一遍，你放开我！”

“就一次，好吗？”  
而且，满足了我对你有什么坏处啊？”  
他祈求地试图说服她。

接下来，是一阵短暂的沉寂。  
然后，传来女兵一反常态的欢愉的呻吟声。  
他们含糊不清、断断续续地说着什么，他们酣畅淋漓的哼叫声逐渐演变为令人窒息的欢嚎。

我们兴奋得几乎都麻木了。  
我们欲不可遏地喘息着，目不斜视地贪婪地盯着眼前的场景。

波尔塔往蒂尼身边挪了挪，呼吸沉重地低声说：“我的老天，太刺激了！  
我们是来打红军的，现在看来，我们应该参加红军才对。  
伊万他们真是懂得布局，把这帮穿军装的婊子带上战场，好随时享用。  
依我看，引领我们走向辉煌时代的这只‘飞鹰’啊，牙也掉得差不多了。  
你说我们这两个身经百战的普鲁士士兵，该不该转身跟着他们走啊？  
至少他们打的是卫国圣战。”

“圣战？”

## <<冰封的退路>>

他们打起仗来可是一点儿都不神圣。

”蒂尼嗤之以鼻。

他曾多次和苏军交锋，他对苏军的印象和“圣”字毫无瓜葛。

“没错，从下半身看，他们不过就是魔鬼和野兽。

”波尔塔轻蔑地一笑，又说，“不过，他们至少不像我们，又想当婊子，又想立牌坊；打着上帝的神圣旗号，其实做的是魔鬼所做的事，还要试图掩盖真相，简直就像《圣经》里的法利赛人一样虚伪。你看他们多爽啊，我听说，苏联战营里的一等兵们，每个都配有一个婊子，随叫随到。

”

蒂尼听了两眼放光，双颊潮红，嘟哝着：“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们跟着希特勒这个江湖骗子走，可真是吃了大亏了。

”

“我们是等到他们做完了再进攻，还是怎么着？”

”斯蒂格低声问队长。

队长没有答复。

他若有所思，神情紧张地拽了拽耳垂，继而下意识地摆动着手里的自动步枪。

眼前草丛中发生的一切仿佛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。

不久，叶琳娜站了起来，一件件捡起地上的衣服。

穿戴整齐以后，她恢复了战士的形象——红军坦克旅警卫营的一名中士。

“我先走了。

”她莞尔一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“但是执完勤后，我会再来找你的。

”

“你才不会呢。

”奥列格说，“我知道你再也不会来找我了。

”

“这小子算命可真准啊！”

”波尔塔压低了声音，故作惊叹道，“他会不会知道我们藏在这儿？”

”

“我会来的。

”女兵咯咯笑着消失在高密的玉米地里，走向自己的岗位——四个苏联中型坦克停置在玉米地的后面。另一侧，是一片长满向日葵的金黄色的花的海洋。

九月以后的苏联，到处都是金黄色，就连人们的皮肤也仿佛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。

而远处，苏军的绿色坦克在这满眼金色和棕色的原野里显得格外突兀。

如果他们跟我们一样把坦克漆成黄色，我们可能不会这么轻易发现他们。

“他们应该跟我们一样，一年刷四次油漆。

”波尔塔嘟哝一句，“真打起仗来，一年刷漆两次都不可能了。

”

“要那样说，他们要一个月刷一次才行。

”斯蒂格说，“一月的雪和十二月的雪的颜色不一样。

十一月的雪是白粉一样的，和二月的灰白的片状又不一样。

到了三月就更惨了，雪的颜色每个星期都在变。

要按季节的颜色刷漆，我看谁也费不起那个劲儿，整个冬天就只能刷一次。

## &lt;&lt;冰封的退路&gt;&gt;

再比如到了春天，从淡绿到深绿，也是每个星期都在变。

你说我们开着鲜绿的坦克走过夏末的土绿色荒野，那不就等于一个少女站在一群老翁中间吗？

伪装术很重要，哪一方懂得多，哪一方就活得长。

再看看我们的军装，灰绿色！

除了脏兮兮的大马路以外，在哪儿你还能找出这种颜色。

还有战地邮局的那些人，卡其色的制服从冬天一直穿到春天。

要我看，负责军服颜色的官员们都是些花拳绣腿的大白痴！

”

“19世纪的军服更傻，不是红的就是蓝的。”

蒂尼摇摇头说。

“那是为了吓唬敌人。”

” 巴萨娄那说，“你想啊，一排排身穿鲜红色军装的人，抱着刺刀，面无表情，肩并肩地踏步前进，就像掀着血浪的血淋淋的一群鬼一样，胆子再大也会吓得腿软的。”

”

“不会那么傻吧。”

谁要是那样进攻的话，我可以哼着催眠曲把他们打成一排鲜红色的肉酱。”

蒂尼嘲笑着说。

“傻瓜，”巴萨娄那轻蔑地说，“他们那时候没有自动枪，只有火枪，每打一枪还要重新上膛。”

”

“什么？”

没有重机枪？

” 蒂尼听了非常惊讶，“没有军事装备，那是什么战争啊，简直就是笑话。”

他们连投雷器、迫击炮都没有吗？”

”

“都没有。”

” 巴萨娄那的口气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。

“那他们也应该随身带上几瓶汽油炸弹，以防万一。”

”

“那时候还没有汽油呢。”

” 巴萨娄那说。

“哎哟，那他们就在家待着算了，别出来丢人了。”

如果是为了跟政府多要点儿钱，那你穿上红夹克来个‘血淋淋’的游行示威也就算了，靠着红夹克打仗可不行。

战争打响之前，我们就那样示威过，结果跟扣着绿帽子的防暴警察打了起来。

对付那些绿头盔的警察我最在行了。

猛地给他们当头一棒，马上盔破血流。

他们的头盔根本没什么用，放倒他们就像隔着裤子挠痒痒一样简单。”

”

奥列格中尉轻合双眼躺在草地上，嘴里叼着一根草秆，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。

他的军衣还没有扣好，一个小瓢虫匆忙爬过他军帽上的黄星星。

这时，他感到眼前突然变暗了，猛地预感到危险降临，可是为时已晚，外籍兵已至眼前，一刀割断了他的喉咙，汩汩的鲜血如泉喷涌。

外籍兵在中尉的军衣上蹭了蹭刀子上的血迹，而我们则扛着反坦克火箭筒悄然奔向苏军的阵营。

<<冰封的退路>>

<<冰封的退路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